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萬花樓 第二十四回 出潼關劉慶追蹤 入酒肆狄青遇母

話說劉參將奉了馬總兵之命，駕上席雲，離了潼關，向前途落雁坡而來。一程追上，將已七十裏，在空中緩緩隨著狄青。不料他金盔上一對寶玉鴛鴦，有霞光衝起，刀斧不能砍下，故難傷狄青之命。當日日已沉西，天色昏暗。狄青與張忠、李義三人並馬而行，催軍前進，意欲找了好地頭安紮。張忠偶然抬頭觀看，連忙抽勒絲韁，叫道：“大哥，你看空中這朵烏雲，條上條下，正對著你頭頂上，這是何緣故？”李義道：“果然奇怪，莫不是妖雲？”狄青道：“不必論他妖雲妖物，且賞他一箭吧。”即向皮囊中取一箭，搭上弓弦，照定烏雲，嗖的一聲放去。只見這朵烏雲像流星飛去。原來這一箭已射中飛山虎的左腿，好生疼痛。兄弟三人因天色烏暗，到底不知此物是什麼東西，又見天晚難行，只得在平陽大地安紮，屯了軍馬。是夜，軍士埋鍋造飯，馬匹餵料。張忠、李義巡管征衣，點起燈燭，四野光輝。狄翁一人步行四野，離得平陽地，遠遠見有燈火光輝，再跑數十步，乃丁字長街。對面左側有酒肆一間，店主正在將上好美酒小缸傾轉大缸，香濃濃的順風吹送來。

大凡愛灑之人，見了酒總要下顧。狄青想：此刻夜靜更深，還不閉門，夜來還作買賣，不免進內吃酒數杯，然後回營，也未為遲。想罷，徐徐舉步而進。店主一見，嚇得慌忙跪下。但見此位將軍，頭戴金盔，身穿金甲，想來不是等閒之人，故店主跪地叩頭，呼聲：“將軍老爺！小人叩頭，不知駕臨何事？”狄青道：“店主不必叩頭，你店中可是賣酒的麼？”酒保道：“將軍爺，此處乃賣酒饌之所。”狄青道：“如此，有上好酒饌取來，本官要用。”酒家喏喏連聲道：“將軍爺且請至這廂上座，即刻送來。”狄青進內一看，見座中並無一客，當中一盞玻璃明燈，四壁四盞壁燈，兩旁交椅，數張花梨桌，十分幽靜，狄青看罷，倒覺心開，揀了一桌，面朝裏廂，背向街外。坐定半刻，酒保已將美饌佳釀送上，狄翁獨自一人斟酌。吃過數杯，偶然瞧著裏廂西半邊之內，坐著一個婦人，年紀有二十三四，面龐俊俏，淡淡梳妝，目不轉睛的觀看。狄青見了，心中不悅道：這婦人真乃不識羞慚，因何只呆呆將本官瞧著？父母家若養了這等女兒，大大不幸！娶他為妻子，必然家運顛倒。原來狄青乃是一個正大光明，不貪女色的英雄，故見女子目睜睜看他，惱他不是正性婦人。

當下婦人呼喚酒保進去，便問此位英雄姓名住居，多少年紀。酒保道：“奶奶他是無意到店中吃酒，過路的官長，你盤問他何事？”婦人道：“你不要多管，快些問個明白。”酒保應諾，暗言：小奶奶真奇，吾在他店中兩載，一向謹細無偏，今教我問此位將軍姓名住居年紀，定然看中了少年郎了。不覺行至桌邊，口稱將軍爺：“請問尊姓大名，住居何處？乞道其詳。”狄翁見問，遂答道：“本官乃世籍山西，姓狄叫青。”酒保道：“多少年紀？”狄翁聽了，問道：“你因何問起年紀？”酒保道：“我這裏奶奶請問。”狄翁心想：奇了。即言：“吾年方十六歲，你好不明禮儀。”酒保道：“將軍休得見怪，吾回報奶奶去了。”酒保進內言知，那婦人聽了，喜形於色，還要再詰。

酒保道：“奶奶還再問什麼？”婦人道：“問他世籍山西那府，那縣，那鄉，那保？速問他來！”酒保強著應允，一路搖頭道：“我們奶奶好蹊蹺，但想青春女子，誰不歡樂風流，怪不得見了少年郎君，春心發動。我看此位將軍，生來性硬無私，他決不來就你。”又到了桌邊，呼道：“將爺，休得動氣，小人還要請問，貴省既是山西，請問那府，那縣，那村莊？”狄翁想道：為什麼盤問我的根底？即說明與你知，且看你這婦人怎奈我何！即道：“我乃山西太原西河小楊村人，快去通知！”酒保欣然去了，將情達知。婦人聽了，急忙轉身進內，叫道：“母親，外廂有一位年少將軍，乃是我弟狄青，女兒不敢造次輕出，母親快出去看來。”孟氏聽了，又驚又喜：“想起前七載水淹太原，骨肉分離，多人波濤之內。只道你弟死於水中，為娘時時感傷，暗暗懷思，今日萬千之幸，孩兒還在世間！”狄金鸞道：“母親休得多言，快些出外廂，認明是否。”孟氏急步行道：“女兒且隨娘出外！”

孟氏來至店前，金鸞在後，輕指將軍道：“母親，此地不便觀看，你可近前認來。”孟氏近前細看少年，點首大呼：“孩兒，你可知娘在此否？”狄小姐忙呼：“兄弟，母親來了。”狄青停杯一看，立起來，搶上前，雙膝下跪，呼道：“母親，姐姐！可是夢中相會麼？”孟氏夫人手按兒背，開口不出，淚珠滾流。狄青呼道：“母親休得傷懷，只因不孝孩兒，自那日大水分離，已經七八載，兒得仙師援救，無時無刻不掛念生身之母。今宵偶會，好比花殘復發，月缺重圓。”老太太道：“孩兒，你多年耽擱在何方？且起來說與娘知。”狄青道：“不孝孩兒，多年遠離膝下，至累老親愁苦，罪重非輕，待兒叩稟，那裏敢起來！”孟氏道：“這是天降奇災，說來話長，且起來再談吧。”小姐悲喜交集道：“兄弟，休言自罪，且起來相見。”狄青道：“方才我認不得姐姐了。”金鸞道：“兄弟同胞一脈，焉有不記認的？”狄青道：“只為多年離別，不期相會，一時記認不來。今日實乃天遣母子姊弟重逢。”小姐聽了含笑道：“也怪不得兄弟，只因水災分離之日，你才九歲。”轉身又對老太太道：“且到裏廂，然後言談心事吧。”又吩咐酒保，收拾殘饌閉門。

當時母子三人進內坐了，老太太道：“你一向身在那裏，怎生取得重爵高官？”狄青道：“母親聽稟。”就將被水災之日，得仙師王禪老祖搭救，習藝七年，思親之念難止。太太聽到此處，說道：“為娘遭此水難，幾乎性命難存，幸得你姐夫張文駕舟救了，奉養在家。你姐夫前去潼關得功，故藏身在此，不料你姐夫去年被馬總兵革了職，因在此開個酒肆。”狄青道：“如今姐夫那裏去了？”老太太道：“他往顧客家收賬去了。”狄青道：“母親，姐夫曾經作過武官，何妨樂守清貧，因何作此微賤生意？”老太太道：“此乃素其分位而行，不得不然呵。”狄青道：“姐姐乃女流之輩，又是官宦之女，如何管理店內生理，豈不被人議論？”狄青乃直性英雄，“是以有言在口，便按捺不住，信口而出。金鸞小姐卻想：因何兄弟初會，就怨言著奴？便對狄青道：“此乃婦人從夫而貴，從夫而賤，事到其間，也無可奈何了。”說完，抽身往廚中再備酒饌。

狄青見姐姐去了，心甚不安，反悔失言，招姐姐見怪。老夫人呼道：“孩兒，你性直心粗，埋怨著姐姐。但今久別初逢，不該如此。”狄青道：“母親，這原是孩兒失言了。姐姐見怪，怎生是好？”孟氏道：“不妨，待娘與你消解便了。但你方才將分離始末，才說得半途，再將怎生得官受職，明白述來。”狄青將別師下山時起，一長一短，直說到目今領旨解送征衣。孟氏聞言，心花怒放，喜道：“前聞姑娘已歸泉下，豈知今日仍存，身作皇太后後之尊相認孩兒，乃情深義重，何幸玉鴛鴦，也有會合之日。但兒呀，你奉旨解送征衣，身當重任，不可耽擱了程途。倘然違誤了，罪責非輕。”狄青道：“母親這事不妨，姑母娘娘恐孩兒耽擱程途，過了限期，特宣到余太君授書一封與楊元帥。還有韓叔父、包大人密書相保，倘孩兒過此限期，楊元帥也要諒情，決不加罪於我。”孟氏聽了，深感姑娘用情，並各位忠良厚愛。母子談談說說，不覺已交二更，狄金鸞烹庖好佳餚美酒，排開桌上，請母上坐，姐弟對面，細酌慢斟，按下不表。

再說飛山虎幸而本領很好，身軀強壯，左腿帶箭，忍著疼痛，緩緩落下雲頭，在無人之所，拔出箭頭，擠出淤血。再駕雲一探，知狄青落在張文酒肆中，便又緩緩落下，坐在一塊頑石之上，想道：張文是我同僚好友，待我與他商量好了，去了結這狄青吧。劉慶正在思量，只見火光之下，有人一路跑來，原是張遊擊。劉慶欣然招手道：“張老爺那裏來？”張文住步一看，笑道：“原來是劉老爺，緣何一人深夜至此？”劉慶道：“有話與你相商，但你從那裏回來？”張文道：“收些賬目，被友人款留，是以這時才回。但有何商量？快些說知。”劉慶道：“非為別故，只為朝廷差狄王親解送征衣到三關，現今已出潼關。但此人與龐大師作對，故大師有書來與馬總兵，要害欽差一命，教我刺死，即加升官爵。方才駕上雲頭，正欲下手，不知他盔甲頂上兩道毫光衝起，大刀不能下，反被他一箭射在我左腿上，十分疼痛。如今打聽他進了你的店中吃酒，你回去若用計勸酒灌醉他，待我前去解決此人性命，將你之功，上達太師，管教起復你的前程。”張文聽了道：“劉老爺，你能包定我的前程，即助你一臂之力便了。”劉慶道：“都在我身上。”張文道：“如此，你在此候著，一更鼓時，方好來復。”劉慶允諾暗喜，在此等候張文回音。

這張文急急來至家中，將門上叩幾聲，酒保早已睡熟，被他夢中驚醒，起來開了店門，道：“原來是老爺回來了？”這酒保為何稱張文是老爺？只因張文前年作過遊擊，人人皆以張老爺呼之，即近處的百姓或朋友，也是稱張老爺的。當下酒保揉開眼睛，

道：“老爺今早有親眷來探訪你了。”張文道：“是什麼親眷？”酒保道：“老爺你不知緣故，待小人說知。此人威風凜凜，氣宇昂昂，穿戴金盔金甲，好一位武官。太太說是他兒子，今進內與太太、奶奶三人一同吃酒談心，老爺還該進去陪他吃數杯。”張文道：“此人姓甚名誰？”酒保道：“姓狄名青，老爺認得他否？”張文道：“如此，果然是我舅子了。”方才劉慶在張文面前，只說狄王親，並不說狄青，是以張文全然不知。如若他說出狄青之名，張文自然曉得是郎舅，也不擔承劉慶之計了。

不知張文會到狄青，如何處置劉慶，且看下回分解。